

梦里桃花系列

离 别 情

●
「香港」岑凯伦



(宁)新登字 05 号
责任编辑:马仲元

梦里桃花系列

离别情

岑凯伦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(宁夏银川解放西路 105 号 邮编:750001)

新华书店经销: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.5 印张 13 千字

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7—227—01518—1/1·219

定价:6.5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《离别情》

经过漫长的旅行，菊菊终于踏上了向往已久的非洲热干，她要看看她亲爱的女友朱莎莉嫁到非洲会变成个什么模样。在非洲，菊菊抛开了城市的喧嚣与郁闷，尽情享受非洲原始野情的气息，感觉着那种溶入自然，反朴归真的浪漫。

一个醉人的傍晚，她深深爱上了英伟，俊朗的马文伟，他们尽情地感受着彼此的热情，领略着热带的炽烈与纯真。

归期临近，菊菊就要回到未婚夫马加利身边，而文伟也要回到非洲女友西蒙身边。离别的刹那，菊菊含泪凝望着俊美的文伟，猛然领悟到了，文伟不正象出现在她生命中的一道彩虹，彩虹是不可能抓牢的，能见过，已经值得满足了，她柔情地握住文伟温暖而坚定的大手，她明白他已永远渗入她的生命中了。

马加利兴奋地来到机场接菊菊，回家的路上，菊菊靠在加利肩头，一股真实的幸福感流入心间。是的，加利才是菊菊真正的港湾。人生的浪漫与隽永，菊菊都得到了，菊菊是幸福的。

1

菊菊坐在头等机舱内，听耳筒内的音乐。

经过长航程的飞行，任凭头等机舱多舒适，任凭空中小姐招待得多殷勤，菊菊是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了。

自己是怎么搞的要去内庐比的？

旅程这么远，路线又如此僻，怎会坐上飞机的呢？直到此刻。她都有点莫名其妙。

相信是因为倔强。

自从朱莎莉嫁到内庐比，她就一直嚷着要到非洲去。

朱莎莉是她自小的同学，念书的时候，还一起寄宿在同一间房间内。

莎莉一向跟她情如姊妹。

突然之间，莎莉说要嫁到内庐比，当时菊菊以为她在吓唬人，尤如天方夜谭式的神话，她怎么都不相信。

谁知道莎莉真的走了，嫁了。

这几年，明信片一封封寄来，有非洲涂脸的裸体土人，有狮子大象，有森林河流。信中莎莉的叙述，仿佛那儿是天堂。

菊菊总是嚷着要去。

每嚷一次举家震动。

妈说：“你开玩笑，那地方不能去。”

爸说：“莎莉自然说得好，是信上说啊，也许天天在那边以泪洗脸哩。”

菊菊的男友马加利更是格格地笑：“你到非洲去做什么啊？不能晒，不能跑，到了那边，去喂狮子倒差不多。”

她深感侮辱，决心要令人震惊一番。

跟莎莉暗中联络一切，订了机票，选了日子，她这才宣布：

当晚爸、妈和加利都在一起吃晚饭，她说：“我下星期天动身，去旅行。”

整张桌子的人静默，个个面面相觑。

她又说：“到内庐比去。”

顿时，使得晚餐上震动起来，犹如七级大地震。

“这……这内庐比是在非洲啊，是不是？”母亲首先苦叫。

“对。”

“你又胡说八道。”爸责备。

“航机也定了，票也到手了。”她回答。

加利深带怀疑，看着她，以为她又在信口雌黄。

“怎么去？”他故意问：“什么航空公司？”

“坐英航，经印度孟买，住一晚，第二天转往肯尼亚的飞机，再坐五个半小时……就到。”菊菊一口气申报。

加利这才惊骇住了。

“你真的去？”他瞪大双眼。

“星期天嘛，你可以来送机。”菊菊说。

“是莎莉叫你去，是莎莉怂恿你去，是她搞的鬼！”母亲直叫起来：“你一个人绝不会敢到那边去，是她！她！”

“是我自己的主张，我要去看她，她结婚时我就该去，当时就因为你们，没有去……”

“那儿有黄热病啊！”父亲嚷。

“十天前已打过针了。”

“你十天前已打过针，一直不说？直到今天才说？”母亲尖叫：“今天礼拜几了啊？我的天？”

“我故意不说，”菊菊笑：“特意留到最后几天，这才吓你们，要你们吃惊。”

“你吓不死我，小心自己在那边病死。”加利摇摇头。

“病死也要去，没有人能阻拦我。”

“那儿的蚊子，会传染疟疾。”父亲加上一句。

“疟疾小事，”加利说：“没听说么，那边‘爱滋’最厉害，被蚊子咬一口，就会染到爱滋病。”

“好毒的口！”菊菊瞪加利一眼：“你的嘴，比染‘爱滋’的蚊子更毒。”

她是去定了。

当人人阻止、恐吓她时，她更决定非去不可。

结果，众人前去送机，直送到闸口。

加利到了此刻，嘴巴就不再毒了，趁人不备，悄悄把她扯在一边，把一个小胶袋交给她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菊菊问。

“‘蚊怕水’，电蚊香。”他柔声说：“还有‘杀它死’。对了，疟疾丸每星期吞一颗。”

“谢谢。”她接过。

加利的手搭在她肩上：“你早说嘛，我跟你去，陪你。”

“你不怕染‘爱滋’了？”她瞪他一眼。

“多久回来？”

“一两星期，看莎莉怎么说。”

“别过两个星期啊，我等你。”他吩咐：“打IDD给我。”

“不要，住莎莉家，不想花她的钱。”

“叫接线，到我公司、到我家。”加利急急说：“我这边付钱。”

“行了，行了。”

“我思念你啊，我……”他说了一半，止口。

菊菊抬头，见到其他人一一上前，她这才明白加利止口的原因。

“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。”他在她耳边低声说：“心领，好不好？”

“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，说啊！”菊菊望住父母，故意大声说。

加利脸上一红。

“你不要作弄我。”他说。

众人都笑，其实人人都知道他想要说什么。

莎莉结婚时，菊菊当时就想嫁加利，但是人人都说莎莉嫁得早，这就等于在说她自己。

她跟莎莉同年。

她决心直飞内庐比去探望莎莉，私心下有她自己的真正原因。

想看看人人都说嫁得太早的朱莎莉究竟过的是怎么样的日子？

莎莉应该是她的影子，她必须前去，探个究竟。

现在，她坐在机舱内。

许多个钟头过去，都不知吃了多少餐了，还是未到。

昨天半夜低达印度孟买，在酒店合上眼，本来就只有几小时的睡眠，第二天一早，又得忙起转机。

那一流酒店房内，竟有一只蚊子，才闭上眼，已在耳边“嗡嗡嗡”，有如轰炸机。

弄得她心烦意乱，结果要用被褥蒙头而睡。

没睡好又再转机，她觉得头重脚轻，真开始有点后悔上路了。

这时又想起加利。

若是加利一起来，坐在她身边，他必会替她解闷，加利是永远不会令她沉闷的。

她的确想过叫加利一起前往，但是他说过，这个月要上庭，两件大案件。

总不能叫他为了陪她到非洲，连律师楼也关门吧？

风姿绰约的空中小姐走过来了，菊菊取下耳边的耳筒：

“还有多久才到？”

“还有两个多小时吧。”

“我的天！”她戴上耳筒。

音乐从耳边传来，她见到空中小姐仍然站在她身边，不断地向她移动唇片。

她立即把耳筒取下，这才听到空姐在问：“要喝些什么？要喝些什么吗？”

“不用。”她笑一笑：“最好让飞机加快几倍马力。”

“耐心点，闭眼休息一下嘛，就到了。”空姐向她一笑，说着走了。

她决心闭一下眼睛，养一下神再说。

这一闭眼，竟然睡着了。

飞机机身轻轻一震，菊菊这才惊醒。

睁开眼，发现空姐站在她的面前，仍然面露微笑。

“你真的睡着了，睡得真酣。飞机早已停了，你一点不知道。”

菊菊这才惊觉，四面一望，机舱内的人，早已全下了机。

她直跳起来，急着提起手提行李，立即离开机舱。

步出海关，内庐比的机场比菊菊想像中的要现代化得多，建筑新、面积阔，毫无蛮荒气息。

推着行李车走出闸口，她已经听到朱莎莉的欢天喜地尖叫声：“来了！来了！菊菊！菊菊！我们在这里！”

菊菊向前一望，人群中有人在扬手狂呼。

菊菊一连望了好几眼，这才不能置信地高呼：“莎莉！”

是你啊？”

面前的朱莎莉完全是另外一个陌生人，若不是菊菊辨出她的声音的话，就绝对猜不到这是她从前同宿舍的同学。

朱莎莉人比以前胖了足足一倍，身体又大又肥，还挺了个大肚子。

“莎莉！”菊菊直奔上去。

朱莎莉伸出热情的手，紧紧将菊菊拥抱。

这一拥抱，菊菊只觉莎莉的腹部向她一撞。

低头一看，只见莎莉大腹便便，身怀六甲。

“我的天……”菊菊忍不住指住莎莉的大肚皮，惊叫起来：“你挺着一个这么大的肚子，快要生了吧？”

“快了。”另一个声音在莎莉身边说。

菊菊侧过头，这才发现莎莉身边原来一直站着一个人。

这年轻人长得结实，一张非常正直的脸，不断地展露微笑。

“由我介绍吧。”朱莎莉笑哈哈地说：“这就是令我离乡别井而赴蛮荒来过新生活的丈夫了。”

“田先生，”菊菊连忙伸手，向朱莎莉的丈夫嚷：“每次莎莉写给我的信，都提起你的名字。”

“希望说的不是坏话。”他边跟菊菊握手，边笑着说。

“叫什么田先生，叫他阿明好了，称呼得这么陌生。”莎莉说：“菊菊，怎么搞的，刚才一见我，满脸惊慌？”

“怎不惊慌？”菊菊嚷：“体积增大一倍啊。”

“饶了我吧，别笑我。”朱莎莉拍了拍肚皮：“是这个！”

里面多了一个人啊，怎会不胖？”

“这么大的肚子，怎不来信告诉我？”菊菊埋怨。

“本来想生下了，拍了照片寄给你，给你一个惊奇嘛！”莎莉说：“怎知道，还没生，你就说要来了。”

田明于是说：“我去把车子开过来。”

说着，他走出机场去。

“原来你为了他，放弃文明社会的一切。”菊菊看了看田明的背影，笑着跟莎莉说。

“看他怎么样？”

“中规中矩。”菊菊直话直说：“一看是老实人。”

“好丈夫。”莎莉一笑。

“当然要好，你为他放弃这么多，怎能不好？”菊菊笑起来。

“在你眼中，也许觉得我放弃了许多许多，是不是？”莎莉把头一摇，衷心地说：“其实，我嫁到这里，我得到的，很多很多，比放弃的更多。”

“是嘛？”菊菊怀疑。

“真的。”

“当然了，得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实的丈夫，”菊菊点头，用手摸摸莎莉的肚皮：“还加上一个这么挺凸的肚皮。”

“死东西！还是老样子！”朱莎莉直叫起来：“我都快要做母亲了，你还不长大起来？加利怎么样了？”

“他和我父母送到机场，千叮万嘱。”菊菊说：“他分分钟想接手。”

“什么接手？”

“从我妈在巴士中接人啊！”菊菊一摇头：“老是想我嫁他。”

“嫁嘛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？你竟然早嫁，惊天动地！”

“因为我嫁到了内庐比？人人惊讶？”

“这是原因之一吧，另一个原因，你没听人说你嫁得太早么？”

“不早啊，你没发觉这个世界的女孩子，越来越迟结婚么？”莎莉笑：“她们迟，不等于我早啊。”

“莎莉，你老实说，你嫁得怎么样？”菊菊很认真地问。

“哦，原来是担任‘非洲探访员’身分，这才来看我的。”莎莉怪叫。

“我是说正经的，莎莉，我该结婚么？”

朱莎莉看见菊菊谨慎的表情，于是她笑了笑：“为什么不自己看嘛？”

这时候，田明把停在停车场的汽车驾到机场门前来，是辆崭新的日本车子。

田明不让大肚子妻子拿菊菊的行李，他匆匆跳下车，用非常迅速的动作，把菊菊的行李搬上车子。

菊菊笑，她第一次感觉到有丈夫的第一样好处，嫁了人，这一生一世不必搬自己的行李了。

不但自己的不用搬，连自己女朋友的脚夫，也有了着落。

坐进田明的车子，莎莉故意让菊菊坐前面，自己坐在车厢后，这样可以让她易于观望城市景色，同时又可以由

田明向她解释种种地区与建筑物。

广阔的马路在车子外迅速地倒退，菊菊忍不住嚷：“这儿一点不像非洲嘛。”

“这儿不是非洲，是什么洲？”坐在后面的莎莉忍不住问。

“跟我想像中的完全不同。”

“你想像中的非洲，是满地的野兽，是吧？”莎莉笑。

“她大概看过电影中的非洲，难怪她。”田明边驱车边跟妻子说：“改天带她到 GAMEPARK 去看野兽，她这才会认为是非洲。”

“一定，一定！”莎莉在车后叫：“不让菊菊拍几张野兽照片回去，怎像话？我一定带她到野生动物园去。”

菊菊不断张望车窗外景色，仍然不相信自己在非洲。

这城市太整齐了，太现代化了，非洲怎可能是这样子的呢？

回去形容给加利听，他一定会讶然大笑。

车子经过市区中心里，田明伸手向窗外嚷：“看见没有，这一幢圆型的建筑，就是‘会议中心’了，但远处的圆柱型建筑，却是‘希尔顿酒店’，那边是狼行区，这边……见到没有，就是‘大会堂’了。”

坐在后厢的菊菊一边张望，一面忍不住笑起来：“我的天！跟香港一样现代化，我以为到了非洲，四面森林，林中野兽，树上有持长矛的土人。”

“那是肯尼亚啊！小姐，这是内卢比，菊菊，”莎莉大笑：“你要看这些，到野外去，能见到，一定能见到，我带

你去。”

“非去不可，”菊菊说：“至少拍些土人和野兽照片回去，不然，让马加利笑我。”

车子从市区转到斜坡，这个地区车辆稀少，绿荫稠密，四周全是鲜花。

菊菊向外一望，原来这一带全是住宅区。

一间间洋房隐没在园子里，每户人家的花园，面积广，绿茵遍地，树丛蔽天。

“这里大概是住宅区吧？”菊菊问：“高级住宅区？”

“算是最好的。”莎莉说。

“看！看！这间洋房，”菊菊突然指住路边的一间洋房：“好像英国的乡村式的房子，环境多美，啊……园子内还有泳池。”

开车的田明这时回过头来，笑咪咪的跟菊菊说：“你喜欢泳池啊？”

“对，我泳衣也带来了。”

“那么你天天可以在这泳池中游水了。”边说，田明边把车子驰到这幢英国式别墅的大门前去。

“啊？……这是……”菊菊不禁一呆。

“我们就住在这儿。”莎莉一边说：“还好，你一眼就喜欢这一幢房子，我相信在这儿作客，你一定会很舒适的。”

“我的天……你们住这一间屋子啊……”菊菊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从园子外一望，这花园假如在香港，至少可以造上三、五幢大厦。

“这么大的园子，”菊菊直嚷起来：“我的天！是香港的‘植物公园’了。”

“过份！”莎莉瞪她一眼：“哪有‘植物公园’那么大？夸张！”铁门边有一个黑仆扯开铁门。田明驰车进去，那男仆不断点头，招呼。

“我们的门房。”莎莉说。

车子驶进园子，在园子一角，另一个黑仆正在草地剪草，见到主人回来，站起身，向车子挥手。

“我们的园丁。”田明说。

车子才停下，只见屋子的平台前，一个身穿血红衣裙的黑妇直奔前来。

“田先生，田太太，回来了！”那黑肤女仆边叫边嚷，充满欢呼声。

“我们的女佣。”莎莉又介绍。

菊菊简直整个人直跳起来：“老天啊！这屋子里，有多少个佣人啊？”

“四个而已。”莎莉说：“一个门房、一个园丁、一个女佣，还有一个司机。”

“哗，皇帝享受。”菊菊不禁讶说：“这四个人月薪相加，才是香港一个菲佣的价钱。”

“真……的？”

迎面而来的女佣打开车门，迎他们下车。

莎莉吩咐女佣把车后菊菊的行李拿下，这时，从旁边又奔来一个瘦瘦的年轻人，太概就是司机了。

他跟女佣把行李迅速搬下车子，拿进屋子去。

“来吧。”莎莉伸手挽住菊菊的手，边带她步上平台：“来欣赏欣赏你眼里的英国式乡村别墅吧。”

莎莉引菊菊入屋。

四面一看，菊菊以为自己到了英国。

如此舒适的环境，难怪莎莉远离家乡，不愿再回香港了。

屋子内可以看到四面的花园，一边还有楼梯直通二楼。

“好精致的房子，还有二楼。”菊菊非常欣赏，不禁羡慕。

“睡房都在二楼，你的客房也在二楼。”莎莉告诉她：“来，我带你去看看房间。”

莎莉换着菊菊的手往二楼走。

菊菊忍不住问：“你老公花了几千万为你买这间房子吧？”

“几千万？你开玩笑。”莎莉说：“房子买回来时，是旧的，六十多万先令而已，不过我们从新翻修过，倒花了不少钱。”

“六十多万先令，是多少钱港币啊？”菊菊暗中计算。

“三十多万港币。”

“啊！”菊菊停住脚步。

莎莉不断笑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价钱，目前在香港只够买一间厨房，对不对？”

“哇”菊菊用手掩住嘴：“这样说……嫁个有钱的，可以在这儿买整条街。

“你最好跟加利快快结婚，来这儿买几幢房子。”莎莉

说：“最好买在我隔邻，将来我们的孩子，就可以作伴了。”

“莎莉，难怪你不愿回去了，四个下人，千万富翁级的别墅。”菊菊直叫起来：“我的老天，你们发达了。”

“老实说，这儿生活很舒适，不过……我还是想香港的。”

莎莉坦率地说：“你们都在那边嘛……那时候，我们一到礼拜，就到‘置地’去逛店，还有‘连卡佛’，还有……”

“为什么不回去一趟？”

“阿明的酒楼嘛。”皱皱眉，莎莉又捧住自己挺起的肚皮：“现在还有……这个。”

“你有好阵子不能回香港了，”菊菊说：“生下了，还要料理身体，又有小婴孩哩，还顾得来看我？”

“这间就是你的房间了，喜欢么？”推开房门，莎莉伸手。

里面是一间浅灰的卧室，洁白的家具，白与灰，配衬得特别悦目舒适。

“房间的墙纸一直没有贴，”莎莉说：“知道你要来，我立即选灰与白的颜色。”

“你真没忘记！”

“在学校，你就一直喜欢这样的颜色搭配嘛！”莎莉说着走到窗边：“来，你看，这儿的景色，总满意吧？”

菊菊连忙奔到窗边，凭窗俯望，整个园子都尽展眼底。再前面，就是园子大门外的私家路。

“没蚊子吧？”转过头，菊菊忽然问。